



【德国】詹·克吕斯著

出卖笑的孩子

少年儿童出版社

〔德国〕 詹·克吕斯 著

出卖笑的孩子

李讷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沪)新登字476号

James Kruess
TIMM THALER
oder
Das Verkaufte Lachen

责任编辑 潘勋照

出卖笑的孩子

(德国)詹·克吕斯 著

李端灿 译

张蔚昕 插图

卫平贤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江黎里印刷厂排版 江苏靖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156 1/32 印张9.525 字数181,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ISBN 7-5324-1304-7/I·617(儿) 定价: 3.45元

前　　言

詹姆斯·克吕斯(James Kruess 1926—)是德国著名童话作家，1968年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获得者。

克吕斯生于德国西部的城镇海尔格兰德，青年时代起，就显露出杰出的文学才能，受完中等师范教育之后，便开始为孩子写作。1956年，克吕斯写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是《海虾岛上的灯塔》，该作品反映了作者童年时期在北海赫尔戈兰岛上度过的愉快生活。1960年，他出版了童话《我的曾祖父和我》，荣获德国少年儿童文学奖。克吕斯曾在五十年代为孩子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此外还创作了许多儿童诗、广播电视剧和翻译作品。

但最能显示克吕斯作家才华的作品是他的长篇童话作品《出卖笑的孩子》(又名《蒂姆·塔勒》)，发表于1962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巧妙地将严肃的题材通过幽默的嬉笑描述出来，把教训的成份和轻松的玩乐结合在一起，给童话这一文学样式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无疑这是他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作品构思奇特，用一个怪老头换取孩子的笑声作为主题，深刻细腻而又令人叹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如何用金钱来摧残儿童的天真情感，而热爱生活的孩子的

纯真和活泼天性，经过苦苦挣扎和奋斗，最终战胜这一邪恶而获得胜利。

蒂姆从小失去母亲，常受继母的虐待，所以他的童年生活本来就布满阴影，没有欢乐和歌声。自从他失去笑，尝到生活中没有笑的苦楚以后，更觉得笑的可贵。于是他决心赎回自己的笑。蒂姆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夺回出卖了的笑。蒂姆深切地体会到：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笑。这种笑价值连城，像钻石一般晶莹璀璨。怪老头想用孩子天真的笑来伪装自己，结果也是徒劳。他的阴险和自私是无法隐藏的。

克吕斯的这部作品采用了大量近似荒诞的情节，处处出人意料，以幻想构成奇特的故事，并用幽默诙谐的笔触，大胆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拿金钱和权势来毒害年幼的下一代。

田虹

内 容 提 要

蒂姆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再娶后，他常受到继母的虐待，只有星期天由爸爸陪着上赛马场才感到快乐。不幸得很，他的爸爸一次在建筑工地上被木板砸死了。这以后，他烦闷的时候，也去赛马场散散心。有一次，他在那儿遇见了一个怪老头，他以“让蒂姆每赌必赢”为条件，换取了蒂姆的笑。蒂姆失去了笑，尝到了生活没有笑声的苦楚。于是他决心赎回自己的笑。费了许多周折，经过一番斗争，最终战胜怪老头，夺回出卖了的笑。

故事构想奇特，情节出人意料，笔触幽默诙谐，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目 录

前言	1
序幕	1
第一天 讲蒂姆怎样长大，讲他遭到了巨大的不幸，因而使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还讲他和一个怪老头签订了一份稀奇的合同。	8
第一章：一个可怜的小男孩	9
第二章：怪老头	16
第三章：赢与输	24
第四章：出卖了的笑	30
第五章：晚间的审问	40
第二天 讲可怜的蒂姆怎样通过赛马赢了許多钱，然后又分文不取地离家去当海员，他遇到一个从汉堡来的好心人，在一出木偶剧里他学到笑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46
第六章：小百万富翁	47

第七章：可怜的有钱人.....	54
第八章：最后一个星期天.....	60
第九章：里克特先生.....	68
第十章：木偶剧.....	76

第三天 讲蒂姆怎样当海员，他在船上遇见
 一位熟人，偷听到这个人和勒菲特的
 一次谈话，当时他满脸通红，后来他
 和舵手打了个十分荒唐的赌，赢了以
 后，他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巨变。 86

第十一章：神秘莫测的勒菲特.....	87
第十二章：克雷施米尔.....	95
第十三章：风暴与恐惧.....	102
第十四章：荒唐的打赌.....	108
第十五章：热那亚全城轰动.....	116

第四天 讲蒂姆不得不扮演富有的继承人这
 个角色，他怎样打碎了一盏枝形吊
 灯，怎样在两个保镖的眼皮底下溜
 掉，偷偷地与一位好朋友相会，他学
 了一句对于他和他的处境都非常适用
 的英国格言，还讲他怎样陪同勒菲特
 去雅典。 123

第十六章：一盏枝形吊灯的覆灭..... 124

第十七章：富有的继承人.....	132
第十八章：在巴拉佐坎第多.....	139
第十九章：琼尼.....	146
第二十章：在雅典真棒大白.....	157
 第五天 讲蒂姆陪勒菲特到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城堡，在这里，他被卷进几宗奇特的买卖中去，他无意中发现一些对勒菲特非常有用的东西，讲他把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忘记了，这件事他到当天晚上才发觉，还讲他在短时间内重新会笑，可他随即懂得，笑不是人造黄油那样的商品。.....	165
第二十一章：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堡.....	166
第二十二章：森奥尔·范·德·托伦.....	173
第二十三章：座谈会.....	179
第二十四章：一个忘记了的生日.....	186
第二十五章：在红亭里.....	194
第二十六章：人造黄油.....	204

第六天 讲蒂姆周游世界，他对有钱人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他在汉堡码头认出了一个人，这件事他不让人知道；他遇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他连想都没想

过；讲他买了几条船和一家木偶剧院，还讲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张小纸条上。	215
第二十七章：在空中旅行的一年	216
第二十八章：久别归来冷冷清清：	226
第二十九章：被遗忘的面孔	236
第三十章：文件一份接一份	245
第七天 讲蒂姆辨认出那张神秘的纸条上的字，讲勒菲特碰到一些麻烦事，讲蒂姆穿上水手服，怎样被人从一座很陡的台阶上硬拖下来，在台阶脚下发生的事情把他弄得晕头转向，最后讲一位嘴角上有两道笑纹的小先生怎样出现在贝贝尔太太的点心店里。	254
第三十一章：一张神秘的纸条	255
第三十二章：后面的楼梯	267
第三十三章：重新找回来的笑	282
尾声	294

序　　幕

在“马格德堡—莱比锡”的列车上，那是一列慢腾腾的、过份拥挤的肮脏的火车。在那个年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境内到处都轰隆隆地奔驰着喷出污浊黑烟的火车。那时我住在汉堡附近，我要到莱比锡一家印刷厂去。

火车这么拥挤，每节车厢的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无意中闯进一节车厢，那里坐着一位先生，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在那些日子里，这是很少见的。进来的时候我想，这也许是外交官的专用车厢，便想退回去；可这位先生却示意让我进去，于是我和他面对面坐在窗口旁。

他身体微胖，说不上有多大年纪，身上穿着一套深色西服。他的上衣胸袋里放着白手绢，散发出丁香的淡淡香味，我走近他时便闻到了。他头顶的行李架上放着一只黑皮箱。

“这些超载火车真可怕，”我坐下时他说。“您为公事出差吗？”他说话带着我不熟悉的口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意大利口音。

我回答他说，我出差以公事较多。“我到莱比锡校对一

本书，”我说。

“噢，”他说，“您是写书的，有意思。我听说过，有些人是靠写书谋生的，他们不写自己本来要写的书。”

“那么这是些什么人？”我问。

“是些明智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看破红尘，洞察人心，”他说，“他们让权贵们出钱买他们的沉默，这些权贵对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

“接受贿赂的人也是明智的吗？”

“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喽，”这位先生说，“您吃过午饭没有？”

“没有，”我说，“不过我带了面包。”

这位先生摆摆手。“您就让它放在皮包里吧，”他说，“我可以请您吃饭。”

这一切在当时的德国是极不寻常的：空荡荡的车厢，太阳眼镜，高级西装，还有在一列又脏又挤的火车上请客吃饭。这个邀请我当然接受，因为我很想看看，人们怎样穿过这水泄不通的人群，把午饭送到我们手中。

午饭果然送来了，尽管送的方式有点奇特。一辆用柴油驱动的红黄两色机动车——当时的一种时髦运输工具——突然超过我们，然后用同样的速度和我们并排开着。那车有个宽大的窗口，高度和我们的车一样，从这个窗口望进去，看得出这是一节餐车。请我吃午饭的先生这时打开车窗，对面那辆车里有人同时把车窗打开，递给我们一个大托盘，托盘上盖着一个高高的椭圆形防风盖子，盖子

是很沉的银器。我和这位先生合力把东西接了过来，小心地把它放在我们跟前的两张挨窗小桌上。

然后两辆车的窗子又重新关上。当这位先生把盖子放到身旁一张摊开的报纸上时，这顿许诺过的午饭便摆在我面前。这顿午饭，多年来我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吃了。

餐前小吃是涂黄油的烤面包，里面夹着熏鲑鱼片，然后每人半份蛋黄酱龙虾，还有香菜土豆拌橙汁鸭，最后是带果仁和巧克力的半冻食物。我们还喝了达尔马提亚产的干邑白葡萄酒，用来结束这顿饭的穆哈浓咖啡已经用小银壶准备好，这位先生给我和他自己往小瓷杯里斟咖啡。

吃饭时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我默默地边吃边想。谢天谢地！过道的门窗都拉上了窗帘，吃饭时来来往往的人谁也看不见我们。那年头在德国，谁能吃得这么好？

饭后我感到极度疲乏。我的东道主发觉这一点，便说：“您休息一下吧。饭后得百步走，或者歇一会儿。要在这里百步走可难了，所以我建议您休息一下。”

我刚谢过这顿异常丰盛的午餐，觉得眼皮有千斤重，便睡着了。

这时我梦见我坐在一座白色的海滨别墅的阳台上。在我前面，一艘游艇在蓝色的水面上颠簸着。我知道这游艇是属于我的，但远处有个声音在说：“海边有座房子，前面有艘游艇，还有个取之不尽的银行户头，只要能保持沉默，就会要啥有啥。”

睡梦中我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没去问别人，因

为我被一阵响声惊醒了。原来是火车的隆隆声把我吵醒的。
那列红黄两色的机动车又超过了我们。

当我睡意朦胧地睁开眼睛，朝那列车望去时，我又看见那节餐车，我们那只空托盘正好在车窗上一晃而过，而我车厢里的那位先生——我看傻了眼——竟然在餐车里端坐着。红黄两色的列车又继续向前移动，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位先生只是映照在窗上罢了。红黄列车离开我们时，我还见过他。于是我转过头来。可是……

我吓坏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先生不见了。黑皮箱也不在那里。我喃喃自语：“刚才他还映照在红黄列车的窗子上。要有人在那儿，他才能被映照出来呀。太离奇了。”

后来我又睡着了，直到人们突然涌进车厢，我才醒来。

这时我觉得，我和那位陌生人的这段经历仿佛是一场梦。只是到了莱比锡，有人向我讲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时，我才知道在火车上请我吃饭的人是谁。

现在我就要讲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这故事我是从一个人那儿听来的，我没想到会在莱比锡印刷厂遇上他。这个人我早就认识。当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先生，而我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时，我们在北海我家乡的小岛——赫耳果兰岛上聚会过。那是在我们的女邻居尤丽叶大妈屋里。我们每天在那里谈天说地，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两个星期。

从那时到现在，虽然许多年过去了，但在莱比锡印刷厂我俩一见面就认出了对方。

“你是蒂姆吗？”我惊讶地问。

这人也同样惊讶地问：“你是伙计？”（他还像赫耳果兰岛上的人们那样称呼我。）然后我们彼此问这问那，为了诉说这些年来自己是怎么过的，互相打断对方的说话。我对我的朋友蒂姆说，我们不得不从小岛迁往大陆，因为炸弹已经把岛上的房屋夷为平地（这一点他一定知道）。蒂姆告诉我，他带着他的木偶——他用这些木偶演戏——走遍全世界，连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到过。他跟我说，他也写了一本关于木偶的书。为了看看这本书印得怎样，他来到这里。

“你呢，”他问我，“你来这里干吗？”

“监印一本教人认钞票的画册，”我回答他说。“画册里的图画、钞票、诗和故事都要准确对上号。所以我到这里来。”

“那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蒂姆说。就在他对我说这句话时，他的公文包里滑出一本书。我看到了，俯身把它捡起来。这时我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彼得·施雷密尔”的书，原书是阿德贝尔·冯·沙米索所写，讲的是出卖影子的故事。我把书交给他，说：“我正在打听一个类似的故事。如果我没弄错，你曾用木偶演过这个故事。不过我找的是那个真实的男孩，这故事就是他的亲身经历。奥弗尔哥纳区的人们告诉我，他还活着。”

“怎么，你到过汉堡的奥弗尔哥纳？”蒂姆惊奇地问。“奥弗尔哥纳我很熟。”

“我只是略知一二，”我说，“战后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奥弗尔哥纳对面的芬肯威德，在易北河的另一侧，在我祖母的一个姐妹那儿。有时候我们从那儿渡过易北河到对岸去。”

“噢，”蒂姆说。“在奥弗尔哥纳区，人们准跟你讲过，出卖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真实的男孩身上。你指的就是这个故事，对吗？”

“说得对，”我说。“你知道这个故事？”

“知道，”蒂姆说。“这故事说来话长。你在莱比锡要呆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说。“给我讲这个故事够不够时间？”

“够的，”蒂姆说，“时间是够的。”

“那就给我讲你的故事吧。”

蒂姆笑着回答说：“伙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故事，尽管我经常演它；不过这也许是我的故事，正如这可能是某个孩子的故事一样。要是你认为合适，我将给这个男孩取上我的名字。”

“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我说。“你说‘我’或者说‘他’，随你的便，重要的是你要给我讲他的故事。”

“好吧，”我的朋友蒂姆叹了口气说。“我要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但不在印刷厂里讲，下了班我们到后面那个没人用的校对室去。但愿你认识这个房间。”

“是的，”我说，“我认识这个房间。下班后我们在那

里碰头。”

在校对室，蒂姆把出售笑这个故事给我讲了七天。每次讲完后，我连忙赶回旅馆，把听到的东西写下，写在剔出来的印张背面上，所以这个故事的各个部分也就按印张划分，算是章节。

下面就是这个分了章节、经过润色的故事。